

研究小組執行紀錄

如何成為歐洲史家：當代歐洲史學趨勢與寫作

總論

本研究小組成員涵蓋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的學士與碩士，成員包含：王學謙（臺大歷史系三年級）、李岱樺（政大歐語系法文組大四畢業）、徐宗緯（政大歷史系碩一）、高翊瑛（臺大外文系四年級）、張正（師大歷史系碩一）、黃曄宸（政大歷史系大四）、葉宇軒（臺大歷史碩二）、劉冠宏（師大歷史系碩三）、謝旻育（政大歷史系大三）。

以下為各組員的研究領域概述（以姓氏筆畫排序）：

王學謙，近代早期英格蘭性別史、物質史、王權史

李岱樺，十六至十八世紀中法交流史

徐宗緯，十九世紀奧地利政治史、民族史

高翊瑛，近代早期英格蘭文學研究

張正，十九世紀德國史、中德關係史

黃曄宸，十九世紀不列顛性別史、物質史

葉宇軒，十九世紀不列顛國際關係史、智識史、情緒史

劉冠宏，中古英格蘭性別史、王權史

謝旻育，二十世紀史學史

工作進度方面，目前本研究小組透過定期聚會，已經完成一本書的導讀，並有三位組員發表過論文草稿，以下為各次讀書會紀要：

第 1 次讀書會

日期：2025 年 2 月 18 日

主題：歐洲史學在台灣的發展與前景

與會成員：王學謙、李岱樺、徐宗緯、高翊瑛、張正、黃暉成、葉宇軒、劉冠宏、謝旻育

本次讀書會為成員們首次共同參與討論。大家在史學研究需奠基於「新材料、新視野、新方法」的基本共識下，反思自身對歐洲史的既有想像與認知架構。討論過程中，有成員提出，身處台灣的我們，在取得歐洲史所需的史料時，常面臨不少挑戰。對此，葉宇軒同學分享楊肅獻在〈世界文史研究的新工具：三個「線上資料庫」介紹〉一文中的觀點。該文指出，台灣的文史研究者長期以來受限於外國資料的取得困難，而楊肅獻也提出三個線上資料庫來解決這項困境。隨著時間發展，該文距今已近二十年，如今電子資料庫的發展已有顯著進展，已超越當年可使用的數量。在此基礎上，成員們也主動交流各自熟悉的數位資源，並提出幾個對歐洲史研究有助益的線上資料庫。例如，英語世界的史料可充分利用 *Gale Primary Sources*；研究法國史時，則可善用由法國國家圖書館建立的 *Gallica* 數位平台。透過這次討論，大家不僅增進了對於資料取得現況的理解，也逐步建立起未來研究中可能互相協助、分享資源的合作意識。對此，李岱樺與張正兩位同學也分享語言學習的經歷，希望幫助成員們建立閱讀多語材料的能力。

在稍微釐清並部分克服史料取得上的限制與困難後，成員們的討論延伸至「新視野」與「新方法」的探究。大家普遍認為，相較中國史與台灣史領域，台灣學界中專攻歐洲史的學生相對稀少，且領域更加分散。因此，討論「視野與方法」或能成為凝聚歐洲史學生，開展進一步對話之基礎。這項共識，也構築出本讀書會的發展方向。於是成員們紛紛提出自己關注的歐洲史學書寫新趨勢，期望能在這些趨勢的脈絡下對話、思辨，並深化問題意識與方法。張正同學分享了全球史相關的論著，希望藉由宏觀視角重新理解歐洲史歷程；李岱樺同學則提出文化交流與飲食文化，強調微觀案例中可觀察的文化互動與轉譯；葉宇軒同學則引介當前熱門的情緒史，指出情緒與感知可作為理解歷史的線索。此外，外文系的高翊瑛同學也提出，國外學界的歐洲史訓練時常帶入批判性理論，或許能透過閱讀相關著作，為歷史書寫注入更深刻的理論思維，也有助於從歷史經驗來反思理論的侷限。幾位熟悉性別史的成員，如王學謙、黃暉成與劉冠宏同學，便建議可從 Judith Butler 的性別理論入手，豐富對「性別」的理解。這些相關領域的作品，也留待日後的讀書會中討論。



第 2 次讀書會

日期：2025 年 3 月 4 日

主題：何謂全球史？

與會成員：王學謙、李岱樺、徐宗緯、張正、黃曄宸、葉宇軒、劉冠宏、謝旻育

本次讀書會同樣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導讀並討論 Sebastian Conrad 所著《何謂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一書，隨後由王學謙同學分享其研究論文〈亨利八世的政治宣傳——遮陰套（codpiece）與繼承問題〉。

Sebastian Conrad 為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專長包括全球史、殖民史以及東亞史，現任教於德國自由柏林大學。除本書外，亦著有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並參與編纂 *Memory in a Global Age: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 等重要著作。《何謂全球史？》一書旨在界定「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之內涵，釐清其與「國際史」、「交流史」等既有史學取徑的異同，並探討全球史的方法論如何應用於歷史書寫之中。本次讀書會的討論亦依循 Conrad 書中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展開。

在討論之前，多數與會同學對「全球史」的理解仍較為模糊，往往從字面意義出發，將其視為「研究範圍涵蓋全球」的歷史研究模式。此種理解較接近 Conrad 所稱的「全球史作為萬象史」（global history as the history of everything），即強調對整個地球歷史做宏觀的綜合性敘述。然而，經由討論後，與會同學意識到，全球史的潛力並不僅僅是強調大範圍上的各式交流、互動與比較。Conrad 所提出的另一概念——「全球史作為整合史」（global history as the history of integration），提供了更具批判性與解釋力的思路。這項路徑關注各地區如何在全球體系中被納入的具體歷程，強調結構性條件與歷史變遷的深層關聯，進而協助歷史學者與學徒思考歷史現象背後的全球性因素。

同時，與會成員亦針對全球史此一取徑所面臨的侷限提出若干批判性問題，包括其理論層次可能過於抽象、忽視地方脈絡，以及其是否真能超越西方中心論之視角。此類質疑立基於一基本的歷史認識，亦即強調全球連結與互動的同時，全球史是否有充分關注非西方社會的主體性及其獨特的知識生產方式。此外，當全球史趨向宏觀分析時，亦須警覺其可能忽略具體歷史經驗中的差異性與張力。因此，與會同學對全球史這一取徑亦抱持一定的自覺與反思：全球史不應簡化為一種過度概括的分析框架，而應致力於保有對歷史具體性與多樣性的敏銳理解。

在結束對《何謂全球史》一書的討論後，讀書會交由王學謙同學簡要介紹其

研究論文〈亨利八世的政治宣傳——遮陰套（codpiece）與繼承問題〉。該文從物質文化史的視角出發，將遮陰套視為具有性別象徵意涵的物件，結合政治史與視覺藝術的分析，探討亨利八世如何藉由服飾元素建構並強化自身作為男性與君主形象，以回應其生殖困難所引發的王位繼承危機。

文章首先回顧遮陰套的歷史發展，指出原本作為遮擋男性生殖器官的服飾，在 15 至 16 世紀逐漸轉化為陽具與男性特質的象徵。作者透過文學文本、醫學理論與藝術作品等資料，論證遮陰套如何與「陽剛氣質」、「生殖能力」以及「男性性別認同」產生文化連結。接著，文章探討亨利八世面臨的繼承問題。他因長期無法生下合法的男性繼承人，使其王朝延續備受質疑，也衝擊作為君主的正當性。為了回應這項政治挑戰，亨利八世在獲得愛德華六世這位男性繼承人後，委託畫家創作肖像畫，透過畫中突顯的遮陰套來強調自身的陽剛與生殖力。本文最後詳盡分析兩幅代表性畫作：《亨利七世、約克的伊莉莎白、亨利八世與珍·西摩》（Henry VII, Elizabeth of York, Henry VIII and Jane Seymour）與《亨利八世的家庭》（The Family of Henry VIII）。這兩幅畫作皆強調王朝的延續與家族傳承，並在視覺構圖中凸顯遮陰套，使其成為表現男性特質的核心符號。作者主張，亨利八世有意操弄當時在文化中已具強烈象徵意義的遮陰套，將個人男性特質視覺化、政治化，以作為回應繼承危機並鞏固王權。此一分析不僅展現遮陰套於近代早期社會與文化中的功能，也揭示物質文化在政治宣傳中的潛在作用。

與會成員亦積極針對文章內容提出回饋與建議，協助作者進一步釐清論點與深化論述。葉宇軒同學指出，摘要中提及研究架構為「物件—人—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惟內文對「社會」層面的討論尚嫌薄弱。若能補充當時英格蘭社會對遮陰套的認知、接受度與文化詮釋，將使論證更具深度與厚度。劉冠宏同學則建議，對於作為重要對話對象的 Titiana C. String 之討論仍可深化，應更清楚說明其研究方法與論證的侷限，並闡明作者自身如何予以補足，方能突顯本研究的定位與貢獻。此外，與會同學亦提出兩項可供後續延伸的問題：第一，關於政治宣傳的受眾問題，可探討這些圖像預設的受眾為誰？亨利八世是否假設其臣民能解讀遮陰套所承載的符號意涵？第二，關於性別危機的比較面向，若男性的生殖失能被視為陽剛的失落，那麼女性（如安·寶琳）在不孕或未產下男性子嗣的情況下，是否亦面臨「女性氣質」的危機？此一討論有助於深化對「男子氣概」作為文化建構的歷史理解，並進一步揭示性別與權力交織的複雜關係。

第3次讀書會

日期：2025年3月18日

主題：全球史的取徑與應用

與會成員：王學謙、李岱樺、徐宗緯、張正、黃曄成、葉宇軒、劉冠宏、謝旻育

本次讀書會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延續對 Sebastian Conrad《何謂全球史》一書的討論，並加入〈全球史與東亞研究的對話：訪談全球史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一文，以作者訪談稿為輔，理解其書寫全球史的歷史意識與方法論。接續由張正同學分享其論文〈1860年代的臺灣與德意志：漢薩領事美利士（James Milisch）與大南澳事件（1868–1870）〉。

在前兩週的閱讀中，與會成員對 Conrad 提出的全球史概念印象深刻，特別是其對「全球」概念的重新定義：他強調全球史並非將「全球」視為包羅萬象的分析框架，而是透過將多個地區置於同一分析層次，探討此間的結構性聯繫與系統性互動。這一研究視角促使成員重新思考研究中的歷史對象是否受到全球脈絡的變化所牽動。此外，Conrad 對傳統比較史的反思也引發共鳴。他指出，比較史常流於將兩個國家並列分析，卻忽視彼此之間的歷史聯繫與互動關係。此觀點促使與會同學重新檢視自身進行跨區域比較時，是否落入「雙重國別史」的窠臼。

討論過程中，徐宗緯同學提出關鍵問題，將焦點轉向史學書寫的層次：對於學生而言，實踐 Conrad 所主張的全球史書寫究竟會面臨哪些困難？又該如何克服這些挑戰？成員們在討論中指出幾項困難。首先，史料的取得與多樣性是一大挑戰。對於許多非西方或處於邊緣地位的歷史場域而言，資料往往難以取得，使得重建不偏頗的全球歷史變得困難。其次，多語能力的要求亦為門檻，學生需在有限時間內掌握多種語言，方能進行多語的史料分析。對此，成員認為可參考 Conrad 對學生的建議：從具體個案出發，逐步理解不同地區如何參與全球歷史脈動。葉宇軒同學以自身研究為例，指出 19 世紀的反穀物法聯盟正處於國際保護主義興起與戰爭風險升高的背景之中，其主張自由貿易的理念實際上對應了全球結構轉變的壓力。他的研究策略是利用既有的二手文獻，先建構出全球變局下的國際脈絡與思想背景，並聚焦聯盟留下的史料，從而分析聯盟如何理解與回應全球變局。

最後，徐宗緯同學亦從知識傳遞的層面，提出有關全球史教學的問題：在課堂上該如何有效引導學生進入全球史的視角？成員普遍認為，「廣泛的全球聯繫」雖為全球史的重要特徵，卻也容易在教學實踐中造成困擾。學生若無法建立明確

的時間感與地理脈絡，便容易感到資訊過於繁雜而缺乏重心。對此，成員多半同意可採取「以點帶面」的教學策略，從若干全球化的重要議題（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性等）切入，逐步引導學生掌握全球史的基本問題意識與分析方法，使課堂既具整體視野，亦保有可操作性與具體性。

結束關於《何謂全球史》一書的討論後，讀書會由張正同學簡要介紹其研究論文，主題為〈1860年代的臺灣與德意志：漢薩領事美利士（James Milisch）與大南澳事件（1868–1870）〉。該文以德文與中文檔案為基礎，重建1860年代德意志邦國（特別是漢薩自由市）與臺灣之間的互動歷史，並以駐淡水的漢薩領事美利士為中心人物，探討其在政經活動與外交爭議中的角色，特別聚焦於「大南澳事件」的發生經過與後續影響。

本文的研究動機，來自一項長期為臺灣史學界所忽略的歷史事實：在1860年代清治臺灣的對外貿易中，德意志邦國的貿易總量僅次於英國，然目前對德國領事、美商及其與臺灣原住民之間互動的研究相當有限，尤其缺乏對德文史料的系統性應用與分析。作者的主要貢獻，在於實地前往德國漢堡與柏林，查閱19世紀以庫倫特體書寫的德文原始檔案，並對照清廷檔案與英語史料，立體呈現美利士的多重身分與其在臺行動的歷史意義。論文內容首先交代《清德和好貿易和約》的簽訂背景，以及德意志邦國在東亞地區擴張影響力的企圖，並詳述美利士如何取得領事職位與建立對臺情報網絡。接著，作者深入探討美利士在經貿、拓墾與外交事務上的具體實踐，特別是在大南澳事件中，漢薩自由市與普魯士政府之間的權力爭奪，如何折射出德國內部「邦國自治與帝國統合」之間的張力。為了補足過往僅將美利士視為「怡和洋行代理商」的單一認識，本文亦進一步分析漢薩自由市設置領事後，美利士如何展開多元的商業與政治活動，包括參與雞籠煤礦開採、大嵵崁樟腦貿易等項目，並與地方官民及平埔族群發生衝突與協商。本文藉由德文外交與商業檔案結合清國海關紀錄進行跨語言、跨文本分析，強調19世紀後期的臺灣已非邊陲孤島，而是歐洲列強在東亞角力的關鍵場域，為全球歷史中一處重要節點。

本場次的與談亦相當熱烈，與會成員對此研究展現高度興趣，並提出數項具有啟發性的問題供作者回應與思考。徐宗緯同學提問，既然大南澳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漢薩自由市與普魯士之間的外交角力，當時奧地利帝國是否曾試圖藉機擴展在東亞，特別是臺灣的影響力？是否存在競逐機會或政治盤算？葉宇軒同學則聚焦於經濟政策的層面，指出文中提及漢薩自由市批評清政府的壟斷性經濟政策，但在德意志地區本身亦採行保護關稅同盟的背景下，漢薩自由市為何更為

傾向自由貿易理念？對此，張正同學的回應指出，漢薩自由市在德意志地區中的地位相對特殊，長期以來即秉持自由貿易導向，其對自由貿易理念的支持更接近於當時英國所倡議的經濟意識形態。



第 4 次讀書會

日期：2025 年 4 月 1 日

主題：近代早期的知識轉譯與物質流動

與會成員：王學謙、李岱樺、徐宗緯、高翊瑛、黃曄宸、謝旻育

本次讀書會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導讀並討論 Harold J. Cook 所編著《翻譯的實踐：全球化初期的中國醫學》（*Translation at Work: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rst Global Age*，下文簡稱《翻譯的實踐》）一書，隨後由李岱樺同學分享其研究論文計畫〈「西學東漸」的巧克力神話：十六到十八世紀巧克力形象的轉變與比較〉。

Harold J. Cook 為美國歷史學家，目前任教於美國布朗大學。其研究領域包括近代早期的全球史、科學知識與資本主義，以及醫療史。除本書外，亦有 *Assessing the Truth: Correspondence and Information at the End of the Golden Age*、*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等數本專著。《翻譯的實踐》一書收錄數篇有關近代早期中西方對於醫學知識轉譯過程的文章，並以全球化的視角檢視在此過程之下，接收知識的一方如何轉譯知識並為己用。正如本書序言提到：「知識在移動的過程中被塑造，或是說翻譯的過程中」（knowledge as shaped while on the move, or “translation”），而這也是本書的中心關懷。

討論過程中，同學們首先聯想到了前兩次的主題，即 Conrad 對於全球史的定義。Conrad 在其書中，分別強調了全球互動中所造成的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以及結構性的改變（structured transformation）在全球史研究的要角。然而，Cook 以及本書其他作者對於近代早期全球的互動模式，仍以文化之間的碰撞與糾纏為主要分析方法。而這種分析方法之間的差異，也體現了全球史做為一種研究取徑，在歷史研究者之間仍然存有一定的差異。同時，這暗示著「翻譯」本身的特殊性。根據本書，醫學知識在近代早期的翻譯與傳播過程中，相當程度會因接收者所處的地區與其自身的關懷、目的而有所變化，甚至也會發生因原材料取得不易而使用其他替代性原料的情形。

由此轉譯的過程中，也帶出「在地化」在全球史研究中的曖昧性。對此，高翊瑛同學提到，在西方接收東方的知識後，是否會以「東方化」的視角看待這些知識？黃曄宸與李岱樺同學則回應道，以本書的研究視角來看，時人應該是以「奇觀」的方式看到外來之知識，並指出書中有許多以實用導向的醫學知識的事例。最後，黃曄宸同學也提問有關於知識經過跨文化與語境的轉譯之後，能否仍能至於原先的知識體系下討論？並以近代早期日本天主教的研究為例，指出修正主義

的觀點試圖將日本天主教視為一種經由文化適應所產生的「新的宗教」(Kirishitan)，因此必須由日本的脈絡，而非歐洲的脈絡討論。徐宗瑋則同學認為在轉譯的過程中，除了接收知識的一方，我們仍需要兼顧其原先的脈絡。並指出這種對於在地化的研究中，歷史學研究本身所注重的脈絡梳理，以及對於當地人如何運用知識，兩者不應該過度偏袒任何一方。

結束關於《翻譯的實踐》一書的討論後，讀書會由李岱樺同學簡要介紹其研究論文計畫，主題為〈「西學東漸」的巧克力神話：十六到十八世紀巧克力形象的轉變與比較〉。該文以英、法文出版品、在華耶穌會士檔案與清宮檔案為基礎，試圖分析巧克力由西方經由傳教士傳入中國後的形象轉變，並希望藉此爬梳巧克力在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方的形象轉變，並結合醫療史、飲食文化史與道德脈絡等不同詮釋內容，探究巧克力在近代早期做為物質媒介的交流意義。本文的研究動機，來自於清宮檔案中，兩份與巧克力有關的奏摺。在奏摺中，康熙皇帝提到傳教士介紹了巧克力飲的產地、成分、作法與特性，但卻未介紹其醫療效果。作者因此提問：是誰向康熙皇帝介紹了巧克力的藥用價值？康熙皇帝又為何僅注重巧克力的藥用功能？

本場次的與談亦相當熱烈，與會成員亦積極針對文章內容提出回饋與建議，協助作者進一步釐清論點與深化論述。如高翊瑛同學就巧克力的產地以及其製作地點提問，並點出巧克力物質性在交通上困難。此外，黃暉宸同學也就當時歐洲對於巧克力的態度以及性別觀提出疑問，指出就記錄而言，當時歐洲人是否會認為巧克力對於健康的女性是有害的？徐宗瑋同學則就論文的書寫與架構提出建議，指出目前論文的架構與研究動機之間的連結性仍有一定的落差。並建議若是要以巧克力傳入中國的形象轉變為文章主軸，須將原先規劃的前三章縮減至一至兩個章節，以焦距文章的重點，並呈現更多作者本身的觀點，以利開展其論述。



第 5 次讀書會

日期：2025 年 4 月 15 日

主題：近代早期的知識轉譯與物質流動——以中西醫為例

與會成員：王學謙、徐宗緯、張正、葉宇軒、劉冠宏、李岱樺

本次讀書會分為兩個部分：繼續並討論 Harold J. Cook 所編著《翻譯的實踐：全球化初期的中國醫學》（*Translation at Work: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rst Global Age*，下文簡稱《翻譯的實踐》）一書，並以「近世日本的疫病與知識論」（*Epidemics and Epistemology in Early Modern Japan*）一文作為檢視取徑的案例。隨後由徐宗緯同學分享其研究論文計畫〈普奧戰爭後奧地利人的民族建構〉。

本文作者為 Daniel Trambaiolo 現執教於香港，專長包括日本思想史、社會史，亦著有“Writing, Authority and Practice in Tokugawa Medicine, 1650-1850”一文。〈近世日本的疫病與知識論〉一文旨在討論 17 至 18 世紀的日本醫學界，如何轉譯與接收中國的醫學著作，並在引入相關知識後形成智識圈的辯論。本文討論的焦點有助於提供「全球史」與「翻譯史」的案例，而本次讀書會也依循相關脈絡提出討論。

針對本週文章，成員們大多覺得它提供了一個具體案例，呈現了日本醫界如何在現實考量下，運用「翻譯」作為接收與轉化外來知識的中介，以回應與解決在地脈絡中的問題。然而，討論亦指出文本本身在論證上仍有模糊之處。王學謙與劉冠宏同學皆認為，作者僅以一本醫書作為例證，即推論當時熱病或「痧」概念已廣泛流傳，證據基礎略顯單薄。對此，多位成員認為，若欲論證日本學者如何「實際參與」（engage）知識交流，應進一步探討「古方」在當時日本醫學界是否真的有其經典性的地位，以論證這些中國醫書是否能在廣泛知識體系中的流通與轉化。此外，也有讀書會成員認為，這種全球化交流下的轉譯問題能夠給予自身研究一定的幫助。張正同學認為，晚清中國接納現代國際法的情形便包含知識轉譯的過程與：清中國一方面保留既有的法治體系，另一方面則視情況靈活運用西方法律觀點，彷彿雙手各持一拳。葉宇軒同學則結合自身研究，指出十九世紀不列顛亦曾在政治辯論中運用傳教士轉譯的知識，顯示知識轉譯的成果可能被用於有策略性與目的性的活動之中。

結束讀本的討論後，徐宗緯同學簡要介紹其研究論文計畫，題為〈普奧戰爭後奧地利人的民族建構〉。該計畫聚焦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奧地利德意志人民族認同的轉變，特別關注文化民族主義在多民族帝國中的作用。徐同學

以猶太裔社會民主主義者維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為核心人物，探討這位奧蒂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如何透過語言、教育與文化實踐來建構一種跨越族裔界線的德意志民族認同。論文亦回顧了哈布斯堡新史學的重要論著，特別是 Judson、Siemann、Vocelka、Deák 等學者對帝國統治、軍政制度與文化政策的重新評價。作者藉此指出，過往視哈布斯堡為民族建構障礙的觀點過於單一，而應轉而關注文化民族主義與社會民主思想在帝國治理中的互動與張力。奠基在此學術基礎上，作者希望論證十九世紀末的奧地利德意志民族建構，不應簡化為種族衝突或民族國家的失敗，而應關注文化民族主義與社會民主思想的多樣互動。阿德勒所代表的中產猶太知識分子展現出一條以教育、語言與文化實踐為核心的德意志認同路徑，其主張超越族裔劃界的國民建構模式，為帝國多民族治理提供另類思路。

在簡報過後，與會成員積極回應並提出多項建設性建議。同樣熟悉德文的張正同學，針對文本中的德文轉譯細節提供補充與修正意見。葉宇軒同學則關注論文題目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聯性，指出當前論題略顯寬泛，時間軸與研究焦點尚未完全聚焦，建議在題目中更明確地界定阿德勒在民族建構中的關鍵角色。劉冠宏同學則從論文結構出發，指出目前文獻回顧部分的主軸尚可進一步梳理與整合，建議可明確標示各學者的觀點定位，以利與研究主題形成對話。最後，李岱樺同學提問《德語月刊》的史料價值與傳播影響，徐同學則回應，由於其非主流的性質，其實際影響力仍需更詳實評估整體而言，本場次的討論氣氛熱烈，與會者針對研究構想提出具體回饋，亦有助於後續研究方向的釐清與深化。



第 6 次讀書會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主題：性別研究與性別史

與會成員：王學謙、李岱樺、高翊瑛、張正、黃曄成、葉宇軒、劉冠宏

本次讀書會首先討論 Judith Butler 的《誰害怕性別？》（*Who's Afraid of Gender?*）一書，接著由黃曄成同學分享其研究論文〈讓家火持續燃燒——1947 年隆冬下的不列顛家庭主婦與家庭權力關係〉。

Judith Butler 是美國知名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專長領域包括女性主義、酷兒理論與批判性理論。她著有多部探討「性別」主題的重要著作，如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與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2024 年出版的新作《誰害怕性別？》延續其一貫的關注並，提出「性別的幻影」（*phantasm of gender*）為核心概念，批判國家、教會與右翼運動如何將多樣且複雜的性別現象，簡化並扭曲為一種單一且具破壞性的虛構形象，進而將其塑造為社會攻擊的代罪羔羊。Butler 指出，這種將性別虛構為「威脅」的論述策略，意在轉移焦慮的根源，特別是在面對氣候災難、經濟動盪、戰爭與暴力等全球性危機時，引導人們回歸對威權體制的依附與服從。

依循 Butler 在書中的論述與許多概念，成員也對此提出許多討論問題。其中，大家對於 Althusser 提出的「召喚」（*interpellation*）概念最有興趣。由於這項概念難以直接翻譯成中文，且對歷史系學子較為生澀，故而熟悉文學批判理論的高翊瑛同學也替成員們提出一些解釋。高同學指出，此概念調其核心為個人如何被社會意識形態所召喚，進而內化成自身的主體認同。對此，如王學謙與劉冠宏同學皆認為，意識到自身如何被性別定義，有助於增加個人主動性，從而選擇更有意識地參與或挑戰性別規範。此外，成員們也注意到，本次文本中明顯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尤其過去一個世紀內發展的性別理論、後殖民研究、階級分析與批判種族理論，皆反映出法蘭克福學派以降，對結構性問題的批判性關注。

結束讀本討論後，黃曄成同學簡要介紹其研究論文，名〈讓家火持續燃燒——1947 年隆冬下的不列顛家庭主婦與家庭權力關係〉。本文以一次大戰時期的不列顛愛國歌曲〈*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為引，指出丈夫遠赴前線時，家庭主婦仍被期待獨力維繫家庭運作。戰後，這種性別化的家庭分工未曾終止，「家火」仍由女性延續。然而，1947 年英國遭逢極端氣候與能源危機，導致大量工人男性失業。在此背景下，工人階級的主婦不僅肩負家務與物資採購，更在日常生

活中扮演關鍵角色，展現家庭領導者的姿態，短暫翻轉了原有的性別分工結構。相較於過往以氣候與能源政策為主軸的研究，本文嘗試從性別史的角度切入，補足先前對家庭經驗的忽視。透過報紙投書、民意調查與生活紀實的材料，本文聚焦於倫敦地區工人階級婦女的經驗，描繪她們如何在極端情境中主導家庭資源與人力分配。總結而言，黃同學將 1947 年隆冬視為「性別秩序的短暫逆轉」，指出家庭主婦在非常時期所展現的行動力，使她們成為關鍵的家庭領導角色。

在黃同學簡要報告完論文後，與會成員隨即針對其論點提出多面向的回饋與疑問。王學謙、劉冠宏、高翊瑛同學皆提出，關於「性別秩序的短暫逆轉」這一核心主張，目前所引用的史料可能尚未足以構成充分的論證，建議強化史料基礎。張正同學則從反證角度提問，男性在 1947 年冬天出現在排隊隊伍中的現象，是否僅能視作暫時分擔家務，而非整體性別權力結構的改變。黃同學對此回應，目前史料所呈現的是具體案例的一些片段，顯示在特定時間與空間內，確實有婦女掌握家庭分工主導權的跡象，未來將持續尋找更多史料擴充分析基礎。葉宇軒同學則從文本結構提供兩點建議。首先，他指出若研究主軸聚焦於 1947 年，建議在歷時性鋪陳上細化至月份層級，讓寒冬危機與家庭變動的時序關聯更加明確。其次，他建議可從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特別是將工人階級婦女的經驗置於「常」與「非常」的對比中，凸顯 1947 年為何在一成不變的日常裡構成了異常的歷史節點，使婦女短暫地擁有了不同以往的能動位置。

最後，高翊瑛同學綜合黃晔戎同學的報告與 Butler 的觀點指出，儘管 Butler 批評異化的性別觀可能導致誤解，但這樣的理論框架卻提供了一種更適合學術對話的溝通語言。然而，對於一般大眾而言，這類語言未必具備足夠的傳達效率。因此，與會成員達成共識：未來的研究與實踐應思考如何在避免過度異化的前提下，建立一種更友善且兼具溝通效能的對話空間。



成員心得

王學謙：此讀書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世界史討論環境，這是非常珍貴且難得的。成員的研究興趣跨越各國、時段以及不同主題，為此讀書會注入了多樣且極具價值的觀點與看法。此外，這也是一個提供成員練習發表與主持的環境。我在第二次的讀書會中發表了我的論文〈亨利八世的政治宣傳——遮陰套（codpiece）與繼承問題〉，每個成員都為我的研究論文提供了無價的建議，使我有機會更加精進我的研究視野，以及產出品質更好的作品。此作也成功被選為史原學生論文研討會上發表的作品，而讀書會的練習與同儕的建議都使我能夠呈現更完整的作品與簡報。第五次讀書會，是我第一次有機會主持學術討論，我嘗試帶領各位對於 *Epidemics and Epistemology in Early Modern Japan: Japanese Responses to Chinese Writings on Warm Epidemics and Sand-Rashes* 此作中的論證與主題進行討論，雖然我的表現稱不上出色，但經過此練習我無疑能夠在未來做得更好。在台灣，世界史研究仍屬小宗，在同屆乃至同系中找到相近領域交流、學習的同儕可謂十分困難。同時，我們還要面臨史料與書籍難以取得的狀況。此讀書會不只是「讀書」之場所，我們彼此交流自身領域中的研究成果與資源，這一切都在幫助我們進行更好、更有品質的研究。

李岱樺：作為一個半途才加入歷史系大家庭的雙輔生，我自認雖然對歷史研究有熱情，但我對研究方法以及必讀書籍都相當陌生。這一次有幸加入史原讀書會，除了認識各位志同道合的同儕，我最大的收穫莫過於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應用方式。記得以前系上老師曾說過：「做學問不能閉門造車。」我在讀書會切磋的過程中深有同感。除此之外，我也更深刻地感受到歷史是一門需要不斷被質疑、被討論、被辯論的學科。例如我們討論全球史，就會討論全球史與國別史的區別，討論該領域存在的意義，以及應如何應用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又或者發現全球史的有限之處。還有一些過去不認為是傳統歷史學領域的研究議題（如性別史），也成了讀書會的討論主題之一，同樣帶給我們很多啟發。我想這意味著史原、讀書會及歷史學界正逐步走向一個更多元、更多樣性的世界。作為一名研究生，期望讀書會的成果能精進自己的研究之餘，我也希望能善用所學以回饋社會。

徐宗緯：在台灣研究世界史，本作為一件難以落實的難題。然而，透過本屆讀書會成功串聯起對於世界保有強烈好奇的學生，並以每兩周一同閱讀與分享的方式來讓彼此知道世界史之路並不孤單。除了每週讀本的心得分享之外，會議下半的成果發表也讓人收穫頗豐。透過彼此的討論，習得不同領域之間對於學術寫作的思考，進而在各方同學的領教之下，反思自己的寫作問題。在歷史學這門龐而

複雜的研究之中，研究生往往會對研究感到迷茫，進而反思何謂「好的研究」。對此，本人認為好的研究就像是一座燈塔，能夠以新的視角觀察事物，進而在已有的材料上突破新的思維，照亮其他學術領域。而此讀書會即扮演這座燈塔，提供有志於投入世界史的學子們，能夠時時關注當今的學術脈絡，讓彼此在學術之路上走得不迷茫。在讀書會之中，有懷疑、有討論、有對話、有火花，覺得自己的學術思考有所進步，生生不息，進而認為自己繼續走這條世界史的學術之路，變得更為有趣，且別具意義。

高翊瑛：身為非歷史系的學生，我一直都認為能被邀請進史原讀書會是一件很榮幸的事。在參與讀書會的過程中，我從其他成員身上學到很多史學研究的視角與精神。我們共讀了經典史學著作、也邀請各個成員分享自己關注的史學議題與研究。其中，大家深入一個議題或一本著作探討其侷限性及其延伸發展的可能性的過程深具啟發性。當觀察某些聲稱自己「去中心化」的論述時，我們發現這些論述其實仍基於某些已經固化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如東方主義或目的論史學。因此我們也在其中幾次讀書會時討論如何解構論述暴力，以及試著以文化研究的取徑去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以及自身所處的社會框架。在討論的過程中，我也練習如何以不同角度說服具有不同背景與生命經驗的人，試著在友善開放的論述空間中取得共識。

張正：透過這個每兩個禮拜一次讀書會，能夠讓作為研究生或大學生的同學們，利用這個機會，透過與同儕相互討論的方式，重新檢視自己的研究與想法，有時甚至可以透過這種互動方式，產生出一些新的想法，並應用在自己的研究上。這是自己一直埋頭書寫文章或閱讀書本較不能得到的收穫，也就是大家相互討論下，所產生的互動火花。另一方面，透過閱讀些許史學著作的方式，讓大家能夠了解目下歷史研究的各種潮流，比方說全球史、交流史、文化史、醫療史與性別史等等。有一些著作，可能對一些同學來說，在日常生活上較不會去接觸。比方對我而言，若沒有這個讀書會，我應該很少會主動會去看性別史與醫療史的文章，畢竟就主觀條件而言，對我而言沒有吸引力。但是讀過幾篇文章後，慢慢對於這些陌生領域有些了解，這樣的好處正是這個讀書會所能帶來的。

黃曄成：這學期史原主辦的世界史讀書會，增加了許多成員，文本挑選的題材也愈趨多元。從全球史、物質流動，到性別研究的題材，每次的聚會都呈現出更加成熟的運作。在本學期所讀的文本中，我對於 Judith Butler 的 *Who Is Afraid of Gender?* 最有印象，同時也最能體悟作者想談論的議題。「『性別』(gender)如何成為一個能填入各種意識形態的鬼魅(specter)?」在 Butler 的筆下，我們看到許

多許多打著性別之名，但內容卻十分空洞的反性別(anti-gender)論述。雖然我並不認為 Butler 所謂建立一個強大的對立論述與之對抗，便能夠將關於性別的討論導回真正的討論之中，但我仍相當認同 Butler 想要重新喚起社會對於性別意識。在修課期間的性別史課程中，修課的老師也一再告誡我們，性別是無所不在的，也呼應 Butler 在書中所列舉的各種權力關係。此外，這學期同樣延續之前讀書會成員相互評論文章的制度。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具有啟發性的過程。因為自己在寫作時，通常會受限於某些知識框架，但是評論的同學通常並不在此框架之內，所以能提供文章其他的方向或是論點的可能性。同時，也能夠訓練自己評論文章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雖然讀書會是作為一個培養歷史學學術能力的社群，但讀書會讓我獲得能力不僅於此。

葉宇軒：「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在世界史資源與人力皆相對缺乏的台灣，能集結多位志同道合者，實為研究路上的一大幸事。我時常戲稱，我們宛如一群「異鄉人」(Outlander)，我們生活在這這座島嶼，卻關注著距離這座島嶼極為遙遠的地區，試圖釐清他地千絲萬縷的複雜脈絡，甚至跨越千百年的時間，探詢人類總體發展的滄海一粟。但也是這種「異鄉」之感，讓讀書會成員之間形成一個社群，不僅彼此接納，也一同成長。或者說，這個讀書會更像一個共同體，成員們不分年齡與性別，在每次聚會之中相互質疑、批判、辯證，找尋一個自由對話與激發靈感的空間。透過每次的交流，我相信自己不僅提升了閱讀與思辨能力，更在投入世界史領域的迷惘之際，確認了繼續歷史研究一路的意義與方向。

劉冠宏：與擁有深厚研究傳統與龐大研究資源（人力、資料等）的中國史、臺灣史的研究生社群不同，世界史的研究生經常孤軍奮戰、各自努力。研究生與研究生之間需要更多的串聯。這學期邀請了臺大、師大與政大的世界史研究生，或是正在往世界史研究前進的大學生一同，召開了這個讀書會，雖然閱讀的題目，沒辦法百分之百切合每個人的研究興趣，但透過這個共同的活動，讓我們三校之間的研究產生交流，並在每次文本討論的討論過程中，對不同的研究途徑進行反思，產生更多的火花。此外，彼此研究成果的發表，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在這個社群裡，不分年級，針對彼此的研究成果進行評論、質問與建議，雖然如同該領域的專家般，給予專業知識方面的建議，但在彼此交流的過程中，卻也有助於提升彼此研究成果的品質。非常開心，透過這學期進行的讀書會，我們形成了一個屬於世界史研究生的學術社群，在未來學術的路，我們可以一起走得更久更遠。

謝旻育：參與這個隔週舉行的讀書會已有半年的時間。對我而言讀書會的特殊之

處在於在學校學習時主題常囿於老師的專業；讀書會中的閱讀書目則來自於同學的興趣與專業，使得討論主題更加多元。像本學期討論的全球史、性別史、交流史等，我原先都不曾接觸過。而雖然起初對這些主題感到陌生，但透過導讀同學的引介與討論，使我最終能大致掌握文本旨趣。讀書會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環節是我們會互相閱讀、評論彼此的研究計畫，這對我幫助非常大。研究計畫這種文體，作為大學生其實不常見，但卻時常需要書寫。透過這樣的互評，我不僅能夠學會如何閱讀與評論他人的研究構想，也更了解如何清楚地表達自己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